

桐城嬉子湖是国家级湿地公园，4A级生态旅游景区，传说当年大清父子宰相张英、张廷玉也常在这里嬉戏玩耍、吟诗泼墨，大明人杰方以智母亲还在这里树碑立传。

10月4日，我与李八一、汪清等人结伴去拜访梦寐以求的嬉子湖。从安庆沿江东路出发，车行个把小时，就到了桐城嬉子镇。

下车的刹那，嬉子湖猛一下出现在眼前，湖野茫茫，波光粼粼，无涯无际，让人惊讶得半天回不过神来。事前酝酿好的奇思妙想，顷刻无影无踪。

明黄色的湖水已经涌了过来，包围了我的视野，吞噬了我的心。八一善解人意，急忙领着我们奔向码头，健步登上游船。游船上除了我们一行4人，再无其他游客，一切都是静悄悄的。静悄悄的好呀！远离尘嚣，没有纷扰。可以心无旁骛，天马行空。

穿好救生衣，选好位子落座，船主开启了马达，船儿风行水上，推开一层层柔和的波纹。

我们全神贯注地观赏，唯有突兀的马达声和哗哗的浪涛声，前后呼应，和光共情。空中偶有鸟鸣，声声嘹亮，清脆婉转，嗓子像在湖水里洗过一样。

渐行渐远，湖景开始变幻。忽而风平浪静，忽而浪花盈盈，忽而天水一色，忽而与远山争宠。蓝天万里，光芒四射。当船头迎着阳光，阵阵凉风掠过湖面，激起一层层浪花，五光十色，晶莹剔透。一波由远处卷来，刚在绣满青草的湖岸击碎，另一波又乘风赶来，前赴后继，无休无止，看得人忘乎所以。

最是那只纯白色的水鸟，时而轻

晨曦，像把神奇的钥匙，打开蓝天之门；白云，像个调皮的孩子，在青山间手舞足蹈。

有空，最喜骑个电动车，带点散钱，赶往家乡的早市，5里外。

早市不长，约百余米，处在小镇核心地段。家乡是个凤凰形小镇，藏之皖南山区。皎镜般的率水河穿镇而过，我在那居住30余年。

小镇像是懂得保养的智者，几十年来，不胖不瘦，虽有千年，但人口稳定，不足万人。没有遍地高楼，只有镇上居民，学校、卫生院以及一家千余人的工厂。

早市多为临时性摊位。天刚拂晓，就有人影晃动，雾影朦胧。菜农大多来自附近，骑个电动车，或者徒步。拎着沉甸甸的篮子，行色匆匆，脸上挂着豆粒大的汗珠。破旧的解放鞋上，还沾着泥巴。

篮里的蔬菜，堆得小山似，篮前摊两层蛇皮袋，席地而设，码着

时令蔬菜，红色辣椒、白色茭白、绿色丝瓜、紫色茄子、黄色南瓜花……一摞一摞，五颜六色，水灵灵的，嫩得能掐出水来。边上还夹杂着水果摊，销售本地的徽州桂花梨。鱼类、肉



情飞嬉子湖

石悦



思绪 汪丽娟 摄

盈地滑翔，在水面上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；时而翩翩起舞，宛如一朵绽放的鲜花，让湖面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可是，它咋独舞单飞呢？聪明的八一窥视出我的疑惑，说这里常见的鸟类有89种，其中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达26种，它们在这里无拘无束，自由翱翔，最丰盛的时候仅白鹭就有一万多只在这里栖息呢。

在船头的甲板上踟躅，聆听嬉子湖的轻吟浅唱，宛如置身温柔的摇篮中。极目四周，恰是一幅自然天成、野趣高迈的山水画，层次分明，水墨传神，看一眼就心醉了。

我东张西望了一下，走近船

主，问：嬉子湖的水怎么是黄色的？船主朝我笑笑，说嬉子湖的水主要来自长江，长途跋涉，流而不腐，黄而不浑。妙哉！似答非所问，却内涵极深。我想起我们国旗、国徽上的五颗星也是金黄色，我们是炎黄子孙，我们有黄土高原……黄色是中华民族的底色，中华文化的暖色啊！在这片金灿灿、黄扑扑的世界里，我们收获到温暖与希望，安宁与吉祥。

嬉子墩雄踞波心，是一座树木葱翠、白鹭成群的仙岛，远看似出水芙蓉，近观若慵懒睡猫。最敬畏的是，无论湖水涨落，它都安然自

若，不高耸，不萎缩。更神奇的是，岛上长年累月生活在一起的万千树木，总是一边绿油油，一边白茫茫，泾渭分明，四季如常。

登上嬉子墩，置身于一边绿一边白的丛林中，我更是云里雾里。八一解释，当地人讲白色是白鹭的鸟粪堆积形成的。我不苟同，难道集结于同一林中的鸟儿在排泄时，会识别属于自己的枝叶和场地？万千世界，我们知之甚少。无比奇妙的大自然蕴含的生命密码，诡谲得深不可测，我们只能去接纳去感受。

我们继续在林中行走。茂密清幽的小树林，遮天蔽日，日光冲不出树叶交织的天网，眼前似乎没有路，没有路的地方，可以留下清晰的足痕。这也是一种美，原始美，生态美，野趣美，美得空气都鲜滴滴的。

古墓还是要去看的，因了墓主余珊为人谦逊清廉，刚直不阿，这种品格今天依然荡气回肠。石人石马也该去瞧瞧，它们在这里毕恭毕敬地站立了五百年，风蚀了，斑驳了，还在立着，还要立着，还立多久？我倒抽了一口寒气。

重新回到船上，放眼望去，好一个嬉子湖啊：汹涌而不暴戾，温柔而不怯懦，澄清而不单调，深沉而不阴鸷。浩瀚的湖水，让我心里涌动着另一种说不清的感情。我想，嬉子湖似无西湖之秀，逊太湖之美，缺青海湖之辽阔，少洞庭湖之丰盈。然而，它是身边的湖，自己的湖，是没有添枝加叶、涂脂抹粉的湖，我一见钟情，且一往情深。

湖水悠悠，此时无声胜有声，仿佛有大自然的心跳在我耳际回响，我张开双臂，仰望长空，大喊一声：嬉子湖，愿我的魂色如你！

带送点小菜给你，一把蒜叶，两块姜，让你觉得挺不好意思，觉得沾了光。这年月村民都不易，每天卖菜，也不过几十元收入。他们都是勤劳人，是草根，流自己的汗，吃自己的饭。

这里是镇上新闻中心。附近三五里，坊间发生什么事，在这早市上，第一时间能听到。尽管有时“见风就是雨”，并不十分权威，然就这样发酵着。那些能说会道的，口吐莲花，眉飞色舞。边上人，一边吃着油条，一边听他们侃，漫无边际，不时哈哈的，笑声惊走了电线上也来凑热闹的鸟雀。

早市还有一怪，流通现金。那些菜农，大多没智能手机。他们不会用，也不敢用。因此，买菜最好带散钱去，微信支付宝，有时不管用。当地人，真正没现金，赊个账，也没关系，或者到附近店铺或肉摊上，和老板说声，扫下码，兑换现金再来支付。

家乡的早市，像阵风，又像潮水，聚得快，散得也快，日涨日落。8点以后，人群渐渐寥落，到了太阳当空，人群基本散开。这些菜农，还得赶回去出个工。

早市归来，对我来说，收获的不仅仅是价廉物美的菜品，更有那浓浓的乡音乡情。

人间烟火色，最抚凡人心。在皖南，在很多小镇，都有这样的早市，我见过不少，大小不一，那是小镇的烟火和底色，是小镇的清明上河图。

小镇早市

汪红兴

类、鸡鸭等摊位，还有早点的摊位，噉、噉、噉……包子、油条、糍粑、清明粿、馄饨之类，飘散着菜籽油的味道。大小摊位，见缝插针，分列小镇街道人行道两侧，背后是两三层高的店铺，飞檐翘角。

早市粗看像条蚯蚓，歪歪扭扭，不甚规整，中间马路则像条巷弄，骑车的，走路的，还有小型机动车，人流如梭，乱而不堵，充满了浓浓的烟火味。平日无需管理，除非节假日，摊位一时增多，镇里才会派几个城管，象征性地维持下秩序。

早市的蔬菜、果品之类，全为原生态土味。附近没大棚蔬菜基地，都是农户自产自销。这些菜农大多为中老年人，甚至是皓首苍颜的耄耋。家里吃不完的，就拿到镇上换几个零钱，维持日常开销，自然很少打农药。那肉摊上的肉，今天是谁家的，明天是哪家的，许多人都清楚。这样的食材，吃起来放心。

这里是山珍的天堂，野菜多。尤其那生机勃勃的春日，荠菜、五加皮、香椿、马齿苋、山蕨、水蕨之类，一茬接一茬，像是山里的姑娘，带着乡野的味道，频频闪亮登场，让你食不暇接。

最不缺的，是笋类。枫叶似火的

深秋，就能尝到美味可口的小冬笋，春节前成小高峰。阳春三月，毛竹笋、水竹笋、金竹笋、雷竹笋、鞭笋，像是排着队来。那刚剥好的白笋芽，就像是少女的肌肤，满街尽是笋飘香，一直管到“黄梅时节家家雨”。只要你想吃的，都能买到。

这里的食材，新鲜。前脚刚从地里采来，后脚就摆上菜摊。晶莹的露珠，还残留在叶上，带着泥土气息；那些石斑鱼、汪丫鱼、鳊鱼、鲮鱼，也是晚上刚从河里钓来的，那乌黑的泥鳅，活蹦乱跳的。

这早市，便宜。嫩南瓜一个，大点3元，小点2元；丝瓜3元一斤，南瓜花3元一扎，山芋藤2元一扎，辣椒今年5元一斤，去年1.5元1斤……不管外面市场价格，如何汹涌澎湃，大起大落，这里的价格，虽有起伏，但趋于稳定。一家三口，一日三餐，十来块钱，蔬菜管够。

重要的是乡音乡情的流淌。这里买菜卖菜的，都是附近人，乡里乡亲，彼此面熟，开口阿婆，闭口阿公，祖孙三代，一清二楚，知根知底。一口本地方言，外人觉得像鸟语。不存在短斤少两的，在这买菜，一般不砍价，本地人大多懂这规矩。你买了菜，有时菜农还会顺